



特文学

# 罗里春秋

朱铁军 主编



作秀人生/陈希我

现代启示录/聂鑫森

少年行/王十月

延安爱情/武歆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# 岁里春秋

朱铁军 主编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岁里春秋 / 朱铁军主编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7.1

(全民阅读精品文库)

ISBN 978-7-5171-2150-3

I. ①岁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03942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
总 监 制: 朱艳华

责任编辑: 李 颖

封面设计: 水岸风创意文化 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[www.zgyscbs.cn](http://www.zgyscbs.cn)

E-mail: [zgyscbs@263.net](mailto:zgyscbs@263.net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7.25 印张

字 数 267 千字

定 价 40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150-3

## 出版前言

《特区文学》系列丛书所编选的作品，均为2006年至2016年间《特区文学》杂志所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，按作品的题材分为《岁里春秋》《人间烟火》《仕说新语》《此去经年》《五行八作》，共五卷，包含24位国内知名作家的33篇纯文学力作，这些作品大部分都在发表后被多家选刊转载，其中有获得各类文学奖项的，有收入年度选本的，也有被改编为影视剧本搬上荧幕的。

作为深圳特区唯一公开出版的纯文学期刊，《特区文学》杂志在打造“新都市文学、文学新都市”的办刊理念下，多年来较为倾向于涉及城市题材的纯文学作品，其中“深度叙事”与“质感文本”两个固定栏目，发表了一大批城市文学范畴的小说精品。因此在本系列书编辑之初，我们也以“叙事性、可读性、文学性”为选题宗旨，侧重于城市题材进行了作品的选择。

现下的时代，高度的科技化与商业化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我们所生活的场域，城市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中变得空前的复杂、新颖、多样，同时传播方式的不断更新迭代，也将传统的阅读方式推向了碎片化的趋势。信息的爆炸带给文学艺术的影响与刷新，也在悄然裂变。几乎每一天，我们都能接收到与素常认知更为不同的新事物发生。

传统文学随之也进入了新的时代。因此在当下的阅读环境与文学生态中，进行怎样的文本书写、怎样的艺术传达，不仅仅是作家与读者，同时也是编辑们所面临的选择课题。在本书编辑的过程中，我们着意选取了叙事角度特别、题材新颖特殊、文学性与艺术性具有较高水准，并保持着传统的纯文学作品优良基因与特别的阅读价值的若干作品。

因此，我们将本套丛书命名为《特区文学》。我们希望通过这三十余篇异彩纷呈的中、短篇小说，为您开启一条重温与新识、质感与深度并存的、独特的阅读之旅。

编者

## 目录

作秀人生…陈希我 /1

七出…凌耀忠 /33

为尊者讳…聂鑫森 /58

现代启示录…聂鑫森 /87

少年行…王十月 /111

延安爱情…武歆 /143

月牙五更…萧笛 /197

上祭…严尔碧 /248

# 作秀人生 / 陈希我

那一天，真背运，又被班长押回家了。

一回家，就马上瞧见我公站在家门口，操着门杠。“班长，我打死给你看！”

我公一声吼，我就被摁在条凳上，不管哪块，就是疯打。大人们说，这叫“麻笋干炒肉”，炒得我又麻又辣都熟了。我没爹没妈，只有我公，就没人劝，公就往死里打。满门口都是瞧我挨打的人，又是歪嘴，又是戳指头，都说：“这孩子，破啦！”

我知道，他们是在说我长不大了，都十岁了，还没有七岁孩子高，好像一个破了洞的气球，怎么吹也吹不大；书也读不懂，不像班长，叫长个就长个，叫读书就读书，非常乖。班长外号叫“小庭训”，听说是有典故出的，说是过去的小孩都很乖，很听话，走过院子，也要站着听大人训话。

所以班长就非常受大人疼，都恨不得他是他们自己的孩子。我猜，我公是真的要打死我，他好去认小庭训做孙子。所以他一边打，一边喊：“你还不死！你还不死！”

我却一直死不了。最后都是我公自己“哐”地一丢下门杠，走了。我也就爬起来，耸耸身，没事一样地走出去，这里瞧瞧，那里凑凑，可谁也不跟我玩了。谁跟我玩，大人呀，老师呀，都要跑来抢救，好像怕被我传染了一样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他们都要学班长，做乖孩子。脸苦苦的（镇上就流行这样的苦脸），嘴巴干干的，好像整天都在背书，有口臭。

就是去活动，也是听故事，听哭哭啼啼的旧社会。我多想听三只眼的哪吒，说变就变的孙悟空啊！我告诉他们，那些飞来飞去的蝴蝶是叫作梁山伯祝英台的人变的，他们就是不信。

“你总是不懂装懂！”他们说。他们削铅笔，我央求他们不要将笔杆上招人爱的小鸡小鸭的翅膀呀脚呀削掉了，他们居然叫了起来：“老师，他影响我们学习！”好像他们非常爱学习似的。其实他们也有不交作业的时候。罚，罚抄书五遍！我好心好意教他们，可以一下子拿五支笔，划一划，不就五划了？不料他们却告了老师。鸟人！假正经！全是假正经！假正经的天下！假正经们合成一口炒锅炒我呀！弄得我也怕了起来，也去拉歪头小鲁班儿子做垫背。他是歪头。歪头小鲁班儿子一被他爹小鲁班揍，我就赶紧在一旁抽陀螺，一边大喊：“抽，抽，抽你这该死的贱骨头！”

我喜欢说“该死”，一有人“该死”，别的人就会大解脱了，我也就可以跟大家一块去炒人了。可是那天，明明是我犯了事，这口锅也不炒我了。街上冷清清的，好像忘了生炉火。我禁不住回头瞥一眼小庭训。这鸟人，一定也觉得不对了，他本来总是一路被人夸着卯巴烘光烘光地走的，现在也瘪了，就使劲喝：“看什么！走好！再看告你公！”我慌忙缩回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班长总那么有威风，他背着书包，简直就像背着驳壳枪。

街上慢慢有了人影，可是乱糟糟的，好像被风刮着跑。耳朵里痒丝丝搔着什么声音，好像是唱歌，可我就是不敢竖一竖耳朵，生怕一竖，咯地一响，又被加了新罪状。那唱歌声简直就是班干部对我的试探。我要立功赎罪！我老老实实往前走。可是前头越来越乱了起来，冲着我，好像潮水冲着堤坝。

我有些生气，好像碰到了不让我进步的绊脚石。前面唰地一下停住，又猛地哗啦一下把我揉个四脚朝天。我哀哀大叫起来。其实我哪里也没被摔痛，是叫给班长听的，好像在说：“这下可不是我的错！”可是小庭训却真的大哭了起来。这鸟人真的被摔坏了，几个大人合着正往外面抬呢！

我简直不相信，就这么被赦了！一蹦跳起来，又觉得有点危险，就做出傻乎乎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样子，跟着班长走。可耳朵却溜了出来，去听边上大人们说话。说是县城来了一票子唱歌跳舞的。我们镇可从来没见过唱歌跳舞的啊！我的脚就不肯动了。我的眼睛居然穿过大人们的腿，钩到了一丝

丝红绸带。是一片军装绿衬着红绸带，一甩一甩的，唱歌声就是红绸带甩出来的。红绸带一个甩，唱歌声就一个扬，歌声一个扬，那绿军裤的腿就一个跺。你一个跺，我也一个跺，镇上人杂色的腿也跺了起来：“造反有理，造反有理！”

跺脚声和着唱歌拍子，一下一下推着我的血，一圈一圈通着我的脉，叫我好怕，又好爽。真奇怪，不许做的事总是叫人爽。

其实大人们也爱爽，爱做戏。我公就是戏头。我公年轻时曾被县里的“小梅兰芳”踢了回来，可单凭这，就被尊作“小小梅”，成了戏头了。小小梅天天将身子洗得满是肥皂香，跑去全镇最大的榕树下做戏头。大榕树下总是黑压压围满了人，唱的，演的，说的，笑的，非常爽。可是官却追来骂：“你们这些落后分子！正经事不做，去去去！”

正经事，就是不爽的事。我们镇的人分两种，一种是爱正经不爱做戏，一种是爱做戏不爱正经。爱正经的是上班族，爱做戏的就是追星族。这当然是现在的说法。校长天天跟官一样坐在办公室里，当然归上班族啰。所以每次官一骂，校长就站队过去，也叫：“没错！领导没错！要做正经事！”

其实，校长的正经事跟官的也不一样。校长的正经事是读书。我们镇是个岛，号做“小城关”。可其实什么也不是，什么也没有。不许出海，只许种田，田又窄。所以校长就说：要读书出仕，跳出岛去。校长外号叫“小孔子”。

“做戏，做戏能换得来饭吃吗？”小孔子校长老说。

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老说吃饭！我就可以不要吃饭，我有秘诀，就是一直玩啊玩啊玩。这不？追星族也说了：“谁说不能？”

“那你们吃什么？”校长问。

追星族就唱一段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”，嚟地一卷舌头，有滋有味喳着，叫：“老子吃林妹妹呢！”

我猜，做戏真的能使什么都有。不要说唱起林妹妹，林妹妹真的好像馅饼一样往下掉，就是说起石季伦斗宝，也像自己家里有天下奇宝了。追星族说，人家明星的手才不是用来做事的，脚才不是用来走路的，牛奶全是用来洗身，一日三顿全都只吃鱼肉，不吃饭，连人家哪里长了一颗小痣都知道，冷不留神，还以为是在说自己家里的人呢！怪不得那年闹灾荒，大榕树

下热闹得跟过年一样。

官又来赶。大家就是赖着不走。有一个追星族最过瘾，官叫一句，他就一抹二胡琴弦，发一个放屁声。官火了，就要夺琴。那追星族就喊：“做文艺，也有死罪吗？”索性将做戏捅到死罪上问，非常过瘾。可是官仗着是官，说：“什么也没有的地方，有什么真文艺！”就扭头回家搬公安局。

我一直以为公安局就在官家里，就好像“小庭训”的书包就背在他肩上一样。

结果，那追星族就被吊在大榕树上。官做别的没本事，整人却非常有本事，什么坐飞机呀，剃阴阳头呀，抽肘筋呀，挠脚底痒痒呀，说多绝有多绝。这次是在软树枝上放个滑轮，滑过来，滑过去，让树枝啪啪抽在那追星族身上，痛得他乱抓乱叫。官就说：“打打，让你唱歌又跳舞！”原来大人们也有挨打的时候呀！大人挨打就是“运动”。官将大榕树拿斧子砍了，说：“这叫清除狐狸精运动！”

我疑心，大榕树下真有狐狸精。那阴阴的树叶缝里眯眯的光，兴许就是狐狸精的眼睛，那树须摇摇晃晃的，就是狐狸精在呼淫邪气呢！追星族们一唱，就全变了平日里的嗓音了，原来是狐狸精在施法呀！怪不得他们说话，笑，总叫人像懂又像不懂。所以大人们才总要说：“小孩子快走开！”大人生炉火，小孩子可以在一旁拉风箱，大人磨米浆，小孩子可以帮着添米，大人晒虾米鱼干，小孩子也可以手贱，就是大人做戏，要禁小孩。是怕小孩中邪了。可是越禁就越想，偷偷摸摸也要跑去看。我明白了，我之所以长不大，是被狐狸精邪气给吹了。

可今天，官也不知道跑到哪一国去了，像学校老师不在一样，没人管，遍地反。大人们也不管我们小孩了。我也趁机发疯。我一个激动，钻进边上小巷，大跑起来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跑，没有目标。钻出巷口，发现已经到了那些唱歌跳舞的前面了。突然，我瞧见对面巷口也钻出一个人，歪着头，是小鲁班的儿子！我们顿时都僵住了，好像险些被对方撞见了秘密。我这才发觉自己大跑原来是有目的的，涨红了脸。突然，小鲁班儿子一脚踢飞了路边一个米水钵，“哐！”我们一起大嚎一声，一起跑了起来。我们尖叫着，故意给自己做紧张，好像是被那帮跳舞的追着逃，不住回头瞧，瞧了又叫，叫了又逃。可

是他们却不理我们，他们一个拐弯，向官家冲去了。

官家有全镇最大的房子，传说里面有机关。可是这些县上来的人居然一点也不怕，蝗虫一样拥在那门上，轰隆隆乱捶。镇上人全都吓得往后躲。那些人大叫：“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！”原来是叫“毛主席的红卫兵”的兵！官好像怕了，乌龟头露都不敢露一下。红卫兵就又去找石头砸。他们捡到一块石头，像蚂蚁啃骨头，“一二三！”石头就不由分说砸在门上，石头破成两半。围看的人好像自己破成两半似的，全都缩紧了，闭起了眼。再一睁眼，才发现那扇门也哆嗦了起来。就有人活起来，拍几声巴掌，吹口哨。我们小孩也在大人的腿中间大蹿。突然，我的脑袋被谁狠扣了一下。

“小孩家疯什么！”不是别人，正是我公。我慌忙缩头，猛地想起“小庭训”来，这下要彻底结算啦！正在想，只觉一股风嗖嗖刮了过来，一个声音响了起来：“风水轮流转，这回轮到老子运动你啦，运动啊！”原来是那个被“运动”过的追星族，抱来一块更大的石头。“砸啊！”红卫兵喝彩了起来：“向革命群众致敬！”围着的人都被刺激了起来，眼睛贼亮，有几个还跳上去要抢那石头。可那追星族哪里肯让？扑哧一声就挣出来，向那门直冲。几个人拽着他，可那块大石头就是摸都别想摸一下。就不甘愿，就去挑人家姿势，什么不好看啦，没有力气啦，那个追星族就轻松地笑了起来，吐一口口水，索性将大石头举过了头顶，嘴上还哼着鸟歌。

“滚回去！”我公又喝了我一声。

可他自己却不走。一点也没有要回去的意思。大人们全都不走，都瞪着滴溜溜的眼睛，瞧瞧大石头，又瞧瞧官的门，眼一眨不眨，好像生怕一眨眼，那门就被砸开了。那追星族就更得意了，就好像在戏台上表演，迈着官步，一步一步，向门逼去。那大石头在空中摇了摇，好像停住了。突然一声喝，那门轰地塌掉了，只剩一个搭铁挂着。

大家哄上前去，七手八脚拧搭铁。门终于哗啦全倒了。大家一阵欢呼，冲了进去。你进我也进，不进白不进。胆小的人在门口探头探脑，可最后也像晚潮一样，一漫一漫进去了。我公小小梅，还在念叨着什么平心而论，官平时确实也有做太绝的地方了，平心而论，平心而论……好像是在念咒，还一边向人点着头，做出公允的样子，一边脚也往里面踩。全部人都进去了。里面原来有一个好大的天井。再大的天井也挤得像要溢出来。边上有好多房

间，红卫兵活像泥鳅，这间蹿进去，那间蹿出来。原来也没什么机关。他们宣布：官自绝于人民，跑啦！大家全都骂了起来，好像被耍了，恨不得将房子炸掉。就冲进各个房间翻箱倒柜，爬到桌上，抄出纸来一撒老高。纸满天乱飞，我们就去接。听说都是我们不能看的秘密。想着不能看的秘密现在居然由我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，就好像被捏了卵巴一样，又舒服，又难为情。秘密那么多呀，接也接不过来，都飘到地上去，被数不清的脚乱踩着，带到这里，又带到那里。脚们突然又往楼上跑去，说楼上是当官的睡觉的地方。当官的居然也要睡觉！就好像发现老师也要吃饭一样，非常稀奇，就觉得那地方连空气都古里古怪了。突然，我发现死对头小鲁班儿子正梗着脖子往一个大座椅上攀，那座椅古怪极了，我做梦都没见过，也就冲过去坐。一攀上去，却掉了进去，猛地一陷，又马上被弹了出来。再落下去，就觉得好像被谁抱在怀里了。

爽得一塌糊涂。哈！小鲁班儿子一笑，好像朝我，又好像不是朝我。我也哈地一笑，也不知是不是朝他哈，稀里糊涂。我们就一起哈了起来。好像我们原来不是冤家，就是好朋友。稀里糊涂的，就又使劲做出绝相出来，让对方笑。

外面又乱啦！好事总是一串接一串。赶忙跑出去，原来是大家在抓一个女孩子。这女孩子不是别人，是我们学校一个高年级女生，长得非常靓，也不会读书，因为长得靓所以就不会读书。这下大家正围着要推她出去，跟那些红卫兵学跳舞。她赖着不肯，大叫：“不要，不要！”“还不要？还不要！那刚才仿什么？”大家就揭发，“都痴得进角色了呢！”

那女生的脸大了起来，好像被扒了一层皮，就索性不叫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硬往人堆里钻。可是大家哪里肯放？合着把她拱出去。钻进来，拱出去，再钻进来，再拱出去，好像弹簧。还一边叫红卫兵来抓。红卫兵中有一个女的过来了。“同志，难道你不愿做光荣的毛泽东思想宣传战士吗？”一点也不大声，那女生居然就被治住了。顺顺地由人家牵出去，站在天井中央，叫拉直腿就拉直腿，叫踮脚尖就踮脚尖，女红卫兵也好像存心在修理她，捉捉手，调调肩，捏捏下巴，撩得人心头痒丝丝的，都要跳出来了，眼里堵着笑。那女生刚想撒手，红卫兵又喝：“严肃点！”

就赶忙严肃起来，牙咬着嘴唇，眼睛怨怨地瞅着大家。大家心里就好像

有非常多的猫在乱抓。女红卫兵还不满足，又走到远远去瞄眼。她突然快快过来，将女生的背一推。

“挺胸！”

大家猛地哗啦啦大笑起来，好像开了一锅汤，我也禁不住拍起了手。忽然觉得不对，才发现大家都在我头顶上看我，围成一口井，我掉在井里头了。我闻到了一股骚骚的味道，要淹死啦！

我害怕极了。第二天又听说，那天大乱的事上了报纸了，就觉得哪天就会被公安局抓起来。可报纸上居然是表扬，说是我们镇揭开了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幕布了。我非常吃惊，就关心上了那叫作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运动。

半夜的街上新鲜极了，人在黑中走，觉得有什么东西不时从身边擦过，像火柴棒擦过硝纸，原来是一排排的新标语。标语像放鸭子的竹竿，把大家拦向一个方向，那里灯亮堂堂的，不用说，那女生就在那里跳舞了。

女生早没了当初的害羞，在街上圈一圈就跳舞。穿着新潮的军装，裤腿大大的能藏大母鸡，说是解放军文工团都是这么穿。一会儿跳，一会儿转，一会儿腰一柔，闪了一样，正担心，一边胸脯就挺了出来。大家就大笑起来。大人们都在偷偷传，这骚货不清楚，不知从哪里弄了个说不出名堂的东西，绑在胸脯上，不是衣服不是肚兜的，又穿在没人欣赏的里面，也不敢让人瞧见，她躲在家里对镜自己欣赏自己呢！我家没有女的，也就没有女的东西，一直非常稀奇那些有姐姐妹妹的同学家里的许多东西，这东西却比那些还要稀奇，怪不得一挺胸，一绷，就好像有什么射出来。

“女的下面没东西，东西全在那上面！”小鲁班儿子说。

我猛地一跳，哈地指着他笑了起来。

“是牛奶！”小鲁班儿子又说。

“破货。”我骂。

我觉得自己骂得非常大声，就挑衅地去瞧那破货，好像去接她的反击。可是人家却根本没有听见，还在舞着。她居然笑笑的，笑得都出了汗。天上地上好像都湿漉漉了起来。我也稀里糊涂好像在湿漉漉飘了，心头的火也灭了，成了烟，烟将什么都抹糊了，我也浑水摸鱼笑了起来。我疑心，文艺就是不清不白的东西，不清楚得叫人放松，好像没人守的碉堡，尽可以爬进去

玩，你对它什么都可以做，又好像是它惹你做，说不清楚，好像是做梦，总不醒的。不像我公小小梅。人家围着笑呀叫呀，他却煞风景。

“女孩子只一层膜，捅破了滴滴落！啊哈，跳身体了啊！”

小小梅好像变得不懂文艺了，居然将跳舞说成“跳身体”，好像他根本一窍不通。香肥皂也不抹了，还故意挑着臭烘烘的粪桶从跳舞场中间泼过去。人家说他，他还梗着脖子嚷：“我要吃饭！”他居然也说吃饭！

说也怪，女生成了大明星，她爹却不像过去小庭训爹妈那样满脸红光，居然病倒了。小小梅就故意提一壶老酒去贺喜。

“你可算舒透了心啦！女儿有出息，有福，才有得病呢！”“有福个屁！”女生的爹应，“我是我女儿的爹呢！瞧着那些人盯着人家身体的贼溜溜的眼睛，老子恨不得将它一只只给挖了！”

“哎呀，你这是昏过头了呢！”小小梅叫，“人家有眼睛盯你女儿的身体，正说明你女儿身体值钱呀！你瞧我这身体，谁要呀？又没蛇一般的腰去扭，又不能挺胸……”

简直是钟馗，要将我心中的鬼抓出来。可我又疑心，我公是钟馗打鬼，他自己心里有鬼。你瞧我们，唱的跳的都是革命歌舞，倒是他躲在阴暗角落里。我想出来了，那都是中了校长“小刘少奇”的毒了。不知我公是那一天被毒箭射中的。

那个砸门的追星族，被号做“小文革”，代替了原来的官。原来的官就是“小刘少奇”。

那一天，“小刘少奇”被押回镇上来。“小文革”这鸟人更绝，就回请他，叫他站在榕树墩的尖顶上。他哪里站得住？就摇摇晃晃起来。“小文革”说，这叫“跳芭蕾舞”，县城里刚学来的。

“你不是禁文艺吗？怎么自己跳起芭蕾舞了？”“小文革”问。大家大笑起来。我们小孩还趴在地上监视他脚底有没有踏到墩面上去。我公这就来拆台，轰我们。“小刘少奇”就对我公流眼泪，说：“我是什么样的人，革命群众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啊！”好像他都记不得自己过去怎样鸟了。那以后，我公就将跳舞说成“跳身体”了。“什么叫艺术？什么叫唱、念、做、打？什么叫作水袖、化指？一指化百指，一步化百步？现在是小鬼爬到案头桌了！”倒好像当初“小刘少奇”是非常支持他做艺术的样子。他还不肯出门了，

也要拦我不让出去。

我不敢说看跳舞。我发现，跳舞这东西是绝对不能跟家里人一起看的，那就好像在一个被窝里睡，会一阵一阵肉麻。说也不能说，只能故意说别的，甚至就说去玩，宁可挨吃麻笋干，也比说看跳舞好。

“人家……游行！”

我说游行，就可以大大方方上街去。可到了街上，又不敢再往跳舞地方走了，只在远远的地方大声说着，笑着。直到跳舞散了，才好像白白瞧着螃蟹从眼皮底下爬没了一样，大后悔。那女生的班在我们班楼上，那上面总是晃着稀奇古怪的光。她走上去时，就像化在那光里面了。她走下来，身上总是亮闪闪的，叫我不敢去看。有时好不容易壮起胆去跟，像要去牺牲一样，跟在她后面。可她一回头，我就又赶紧把脸别开去，装作看天，找东西。可她也好像总是没瞧见，头昂在脖子上，骨碌骨碌能打转。她全身的骨头都能活，头在脖子骨上骨碌骨碌地活，上身又在下身骨上骨碌骨碌地活。一路走过去。有一次，我险些跟到女厕所里了。她终于瞥过来了一眼，那目光居然有女厕所的味道。我不知道女厕所是什么样子，跟我们男厕所那里一样不一样。可我想那味道一定不像男厕所一样臭得待不下去，让我待在女厕所，我待多久也不会嫌臭。

小鲁班儿子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一顶军帽，非常时髦。在班上走，走到哪里，都被大家围得跟偶像一样，羞得人恨不得将他头都摘下来。突然，他向班外面跑去，跑到楼梯口大叫一声。

我们追出去，这才发现，原来是那个跳舞的女生从楼上走了下来。

女生眼睛马上看了过来。我们马上成了老土。小鲁班儿子脖子梗得直直的，倒真像威武的解放军。他高高地笑着，恨得我巴不得将他的头摘下来。这时，班长小庭训跑了出来，他伸手就去缴军帽。小鲁班哪里肯？额，额，额！一个偏头，又一个偏头。歪脖小鲁班儿子偏头的样子特别好玩。可最后还是被小庭训抓到了。

“为什么缴我军帽？”小鲁班儿子叫。

“你破坏纪律！”小庭训把军帽高高扬着。我猛地觉得胸口有数不清的野兽要跳出来。我跳了出去。

“破坏就破坏！”

班长小庭训好像特别恨我。他撇下小鲁班儿子，回头指着我说：“你莫猖狂！”

“我就猖狂！怎样啦？”

大家哗地喝彩起来。我瞥了瞥那女生，她也在笑。我敢顶撞班长，我成了英雄，这笑就是给英雄的奖章。小庭训那傻瓜好像也不想做班长了，也跟我对骂起来。“才是你妈呢！”

“我妈早死了啦！”我应，好像在摇着胜利红旗。我没有妈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大家更笑了起来。我手脚乱舞。

“那就你公！”

“我公只有鸡巴，你要？”

班长小庭训哭着跑走了。“告老师去！”

我这才慌了起来。一说老师，英雄立刻成了狗熊。来的是校长！

校长走进我们中间，像狼走进了羊群。我还想做出笑，脸却抖抖的。拉到办公室去，接下去就是叫：“拉他回去见家长！”这套路，我都背得比课文还熟了。可奇怪，今天居然没拉办公室。校长居然用羊一样的尖嗓子喊：“向最、最、最敬爱的伟大领袖，跪下，请罪！”

还有口吃。我噗地就跪。跪，算什么，若将后面的脚趾一夹一夹的，还可以招人笑，保住面子。对坏人坏事笑，就是支持坏人坏事。可是今天我直疑心还有什么更恶的招，都文化大革命了嘛！或是改成了去叫家长来？就什么骨头都硬了，不由得怨起小鲁班儿子来。

“都是你！都是你！”

“我吃屎你也吃屎啦？”

恨得我索性要真去吃屎给他看。

“我还不知道？哼，你想拍那个女生！”

他居然得意地笑了起来。

“流氓！”

“干什么！”校长从后面喝了过来，“你们还在狗咬狗！”

我从裤裆底下瞧见，校长脚朝天站着。只有他一个人，没有我公，也没有小鲁班。可是校长的脸还是那么威严，那么认真。校长做什么都是那么认真，有一次我还在厕所瞧见他撒完尿非常认真地抖了三下，最后重重抖三

下！校长非常认真地查我们的姿势，腿有没有叉开了，脚丫子有没有平放，屁股有没有支在脚跟上。我们两只狗赶紧绷紧了身。

“现在，回去！”校长像司令挥挥手。

两只狗顾不得再咬，夹着尾巴就逃到街上去，居然也没有人来追。我们忽然生出蹊跷来，就又回头从学校围墙爬进去，回到刚才罚跪的办公室，确实没有我们在跪着。我又掐一下自己的腿，会疼，不是梦，就更蹊跷了。办公室黑涂涂的，像一节非常生非常生的生课，什么人也没有。

每天都可以有乐的事。世界天天在变戏法，翻新样。一早睁开眼，太阳就已站在窗台上，问我们：“猜猜，这新一天又会有什么新鲜事？”我们就猜呀，猜呀，一边往学校走，一边还在猜，碰见同学，也是这问。他妈的生到现在，才有日日新的感觉，出扑克牌似的，冷不丁一张，冷不丁一张。北京城里天天出新牌，叫我们天天吃惊。

有一天，“小文革”哼着鸟歌，又宣布：伟大领袖他老人家非常疼我们镇，你们猜猜，要给我们什么了？大家就大猜起来。可那些大人真没劲，都是猜，要开海禁了。怪不得“小文革”要一口水呸过去。“就知道吃！伟大领袖给你们送革命样板戏呢！”

精神噌地一提，真像喝了人参汤。大人过去老说，喝人参汤提神不是真提，还得吃饭垫底，我疑心，那是大人骗我们小孩。大人们总骗我们，我对大人非常相信。明摆着精神旺得龙过山嘛！大人们自己不也是吗？过去说戏是坏的，现在有了革命样板戏，就好像被允许从大便里捡出豆子吃，欢喜都来不及了。“小文革”却又说：“你们拿什么招引人家呀？什么都没有！所以要建全县最大的戏楼，就叫‘小天安门’。”我们都以为北京天安门是唱歌跳舞的地方，就更欢喜了。“小文革”就拿起铧铲，种下一块青石，那青石就苗一样天天长大了。我们睡上一觉，它就冒上一茬。怪不得大人们连吃饭都要捧着碗盯在工地上呢！一眨眼，就高出一节，红红金金的，大大的。全镇好像只见这戏楼，不见人了。就说：我们不叫“小城关”了，就叫“小北京”。有外乡人来，都要拉他们去看小北京的小天安门。大大的小天安门垫得大家心里扎扎实实的。果然有一天，“小文革”又在哼歌了，宣布要演一出叫作《沙家浜》的戏，什么都有，有好人新四军，坏人忠义军，“草包胡司令”，参谋长“刁德一贼流氓”，最有趣的你们猜是什么？春来茶馆老板娘，

阿、庆、嫂！她把坏蛋胡司令“水缸里面把身藏”……听得都滴口水了。

那一天，渡口上真来了几张生脸，穿白衬衫。可是人却非常少，也没带什么行头布景，只几个箱子。大家都躲在街边屋檐下看，起了疑心，会不会盼星星盼月亮居然是骗我们？“绝对不会是骗我们！”我忽然觉得，就肯定地说。

“你怎么就什么都懂。‘十八岁能见二十四代’。”大人们说。

我知道，他们在挖苦我，是在反说“你怎么什么都不懂！”他们总这样骂我。有时候真恨不得将他们全杀了。我跳出来，仍说：“信我的，跟我走，不信我的，滚蛋！”就去跟那些白衬衫。小鲁班儿子最肝胆，第一个跟过来，别的小孩也跟了过来。

小鲁班儿子喝那些小孩子叠起罗汉，让我攀上最高，偷看那些人的窗户。只见他们，从箱子里拿出几个奇怪的圆盘子来，又拿出一些铁样，摆弄着，磕磕咋咋，居然装出一台机器了。我泥鳅一样滑下来。

“我说呢！”

“瞧见了什么？”

“是变戏法！”我神秘地说，“箱子里什么都有！”

“这么说，不会骗我们了？”

“他们敢！”我说，吐一口口水，“是伟大领袖叫他们做的，敢不听，让他们吃‘麻笋干炒肉’！”

他们居然笑了起来。我就不羞。

“这个，他们不懂！”我朝小鲁班儿子说。小鲁班儿子就过来跟我一搭肩，梗着脖子一哼一哼。我们轻蔑地瞥着那些小孩子，像瞥着一堆没炼的生铁。我说：“我们要去占位子啦！占最前面位子！”

可是，好像大人们已经暗暗信了我一样，他们早已拿了板凳、竹椅什么的，把戏台最前边占得满满的。我们只好将石块呀砖头呀木墩呀嵌在中间。吃晚饭都心里怦怦跳，草草扒两口，就往外边钻。可是外面已经满是人。你叫我，我喊你，笑着，闹着，赶集一样。小天安门的台上挂着一块大白布，上面什么也没写没画，就更像变戏法了。我们一声不吭混在大人们中，心都要蹦出来了。搥着，大人们挤，我们也挤。可是大人们仗着他们力气大，三下两下就将我们挤出来了。我们的砖头、木墩，有的被踢掉，有的索